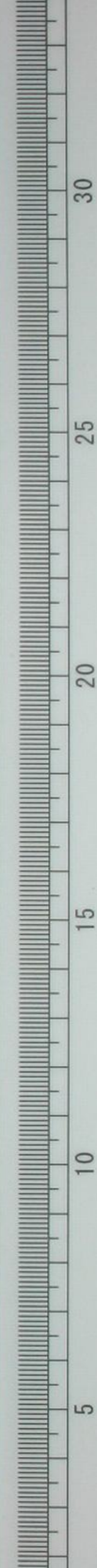




新論

上

113
694
1



正志會澤先生著

新論

全二冊

江戸書林 玉山堂藏梓

新論

謹按

神州者太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

天日

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網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邇矣、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眇視跛履、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地之在天中、渾然無端、宜如無方、隅也、然凡物莫不有自然之形體、而存焉、而神州居其首、故幅員不甚廣大、而其所以君臨萬方者、未嘗一易姓、革位也、西洋諸蕃者、當其股脛、故奔船走舸、莫遠而不至也、而至海中之地、西夷名曰亞墨利加洲者、則其背後、故其民愚戇、而不能有所為、是皆自然之形體也、是其理宜自隕越、以取傾覆焉、然天地之氣、不能無盛衰、而人衆則勝天

新

論

卷二

一

玉

堂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藏

者亦其勢之所不得已也。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為胡羯腥膻所誣罔，然後已矣。今為天下論其大計，天下之人愕然相顧，莫不驚怪。溺舊聞而狃故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然則使吾治化洽浹，風俗淳美，上下守義，民富兵足，雖強寇大敵應之無遺算，則可也。若猶未，則其為自遑自逸者，果何所恃也？而論者皆謂彼蠻夷也，商舶也，漁舩也，非為深患大禍者焉。是其所恃者不來也不攻也，所恃在彼而不在我。如問吾所以恃之者，與所不可攻者，則

茫乎莫之能知也。嗟夫！欲見天地之免於誣罔，將何時而期之乎？臣是以慷慨悲憤，不能自己，敢陳國家所宜恃者。一曰國體，以論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遂及其尚武重民命之說。二曰形勢，以論四海萬國之大勢。三曰虜情，以論戎狄覬覦之情實。四曰守禦，以論富國強兵之要務。五曰長計，以論化民成俗之遠圖。是五論者，皆所以祈天之定而復勝人也。臣之自誓而以身殉天地者，大略如此矣。

國體上

帝王之所恃以保四海而久安長治天下不動搖者，非

畏服萬民、把持一世之謂、而億兆一心、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實誠可恃也。夫自天地剖判、始有人民、而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以至於今日者、豈其偶然哉？夫君臣之義、天地之大義也。父子之親、天下之至恩也。義之大者、與恩之至者、並立天地之間、漸漬積累、洽浹人心、久遠而不變。此帝王所以經緯天地、綱紀億兆之大資也。昔者天祖肇建鴻基、位即天位、德即天德、以經綸天業、細大之事、無一非天者。比德於玉、比明於鏡、比威於劍、體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萬邦、迨以天下傳於

皇孫、而手授三噐、以為天位之信、以象天德、而代天工治天職、然後傳之千萬世。天胤之尊、嚴乎其不可犯、君臣之分、定而大義以明矣。天祖之傳神噐、特執寶鏡、祝曰：「視此猶視吾焉。」而萬世奉祀、以為天祖之神。聖子神孫、仰寶鏡而見影於其中、所見者即天祖之遺體、而視猶視天祖。於是乎盥薦之間、神人相感、不可以已、則其追遠申孝、敬身修德、亦豈得已哉？父子之親、敦而至恩、以隆矣。天祖既以此二者而建人紀、垂訓萬世、夫君臣也、父子也、天倫之最大者、而至恩隆於內、大義明於外、忠孝立、而天人之

大道昭昭乎其著矣忠以貴貴孝以親親億兆之能一心上下之能相親良有以也若夫至教之存於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其故何也

天祖在天照臨下土天孫盡誠敬於下以報

治之天職所代之天工無一非所以事

祖臨民既與天一矣故與天同悠久亦其勢之宜然也

故列聖之申大孝也秩山陵崇祀典其所以盡

誠敬者礼制大備而其報本尊

祖之義至大嘗而

極矣夫嘗者始嘗新穀而饗於天神也古者專稱天神也則曰天神

天祖該羣神則亦曰天神

天祖得嘉穀之種以為可以生活

蒼生乃種之御田又口含繭而始有養蠶之道是為萬

民衣食之原及傳天下皇孫特授之以齋庭之穗

所以重民命而貴嘉穀者亦可見也故大嘗之祭烹熟

新穀以殷薦之大嘗之歲豫卜定悠紀主基國郡遣稻實及祿宜卜部臨田拔穗以為供御飯

自餘為黑白酒其飯則臨祭春而炊之天皇親就嘗殿奉案盛而薦之皆所以致其孝敬存其質而不忘其本

其幣則繒服荒服太玉事於部屬而造木綿天祖天日驚為也

亦使其裔孫俱往阿波殖穀麻而每大嘗阿波齋部蓋進荒妙服其奉祖先職皆以其子孫不失舊職也

皆所以報本也御襖所以致潔也天皇徒跣不警

蹕敬之至也日蔭鬢帛御衣至敬無文也當

天祖傳位之日使天兒屋出納帝命天太玉供奉百事

新論 卷之上

兒屋之後為中臣氏太玉之後為齋部氏故祭之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齋部奉神璽之鏡劍累世奕葉

必仍當初之儀猶新受命於天祖也兒屋天祖使

五部神侍皇孫建神籬以護衛

之儀神武帝平天下亦建神籬令兒屋皇孫猶子太

玉孫天富奉鏡劍陳幣帛而歷世所遵奉莫非是儀

也及天祖而鑄鏡目一箇為作金者故命齋部率二氏之後

摸造鏡劍以奉安殿內即踐祚日齋部所奉之物是也

其永存舊物不其他供凡百之具亦莫非齋部之所掌

敢失墜如是矣而百執事者亦皆世其職奕世不墜駿奔承事毫無

異於天祖傳祚之日而君臣皆不得忘其初也玉太

統領日鷺手置帆負彥狹知擲明玉目一箇等以奉事

天祖天富亦悉率諸氏之後造鏡及予盾諸物大嘗之

日鷺手置帆負等之孫供奉諸物一如其先世之舊

而其細如伴之燧火安曇之吹火車持之執管蓋之類

亦莫非世夫以天祖之遺體而膺天祖之事

其職也肅然儼然見當初儀容於今日則君臣觀感洋洋乎如

在天祖之左右而羣臣之視天孫亦猶視

天祖其情之發於自然者豈得已哉而羣臣也者亦皆

神明之胄其先世事天祖天孫有功德於民

列在祀典而宗子糾緝族人以主其祭古者故家名族

者各統其族人而祭其先若大已貴之後為三輪君而

世祭大已貴思兼之後為秩父國造而世祭思兼之類

凡舊族莫不皆然至天智帝定氏上即大寶令所

稱氏宗者而亦因舊俗而潤飾之也後世鄉里所祭之

神稱氏神其土人稱氏子蓋亦其遺俗也入以追孝其祖出以供奉大祭亦

各以其祖先之遺體行祖先之事

臣連伴造各領其所屬諸氏皆不失舊職

前所舉齋部率諸齋部供奉之類而其諸國齋部者即如日驚之後為栗國齋部之類是也而亦莫不奉其舊職於祭祀之日也惻然悚然念乃祖乃父所以敬事皇祖

天神者豈忍忘其祖背其君哉於是乎孝敬之心父以

傳子子以傳孫繼志述事雖千百世猶如一日孝以移

忠於君忠以奉其先志忠孝出於一教訓正俗不言而

化祭以為政政以為教教之與政未嘗分為二故民唯

知敬天祖奉天胤所鄉一定不見異物是以

民志一而天人合矣此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而

祖宗所以建國開基之大體也夫萬物原於天人本於

祖承體於父祖稟氣於天地故言苟及天地鬼神雖愚

夫愚婦不能無悚動於其心而政教禁令一出於奉天

報祖之義則民心安得不一乎人者天地之心心專則

氣壯故億兆一心則天地之心專而其氣以壯其氣壯

則人所以稟元氣者得其全天下之人生而皆稟全氣

則國之風氣賴以厚是謂天人之合也是以民不忘古

而其俗淳厚能報其本及其始久而不變易曰觀盥而

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又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者上觀於天下觀於上上下下交相觀也學記云相觀而善之謂摩而風有命令之象其行地上善撓萬物去來無方莫凝而不散莫密而不入有教學之象而其所以教之道則天之神道也天之道陰陽不測而生

物不貳故四時不忒不貳者乎也亦乎也為有乎
顯若之象覆幬持載川流敦化命從上入而下順之者
天之神道而下觀而化也天地之間莫誠於鬼神而人
神相感在盥未薦之間最為至天下之誠莫以尚焉故
中庸論誠亦先言鬼神之德而及於舜與武王周公之
孝宗廟饗之亦先言孫保之遂言修祖廟以至於郊社禘嘗
乃曰治國如示諸掌孝經首章引大雅念祖之詩而其
論聖人之孝亦以周公郊祀及明堂之祀為大其意亦
可見也陰陽合而生物精者為人其體即父祖之遺其
氣即天地之精而體一氣交相感應故鬼神之父祖之德體物
不遺洋洋如在左右人神至誠之相應固自然之符也
聖人因以設教郊社禘嘗以事帝祀先而報本反始之
義盡矣祀文王則歌對越在天朝會則歌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用此以化導萬邦而民畏敬尊奉之視王者猶
視天王者之德被兆民而兆民一志同崇奉之亦其至
誠之自然相感者而後嗣王所以報本反始者如此其
孝敬之心達於上下下觀而化之出則事其上入則事
其先惻然憐然愛敬之心發於中不能自已故曾子曰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神道設教之効也蓋堯舜之即
民必本天慎祀故堯之政始於曆象授時而其授受之

間皆以天之曆數為言陳謨則曰天工人其代之啓之
征伐則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行天之罰湯之伐
桀則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盤庚之遷都則曰遷于
命于天殷人諫紂則曰天監下民曰天棄我武王伐紂
則曰天視聽自我民曰自絕于天曰恭行天之罰箕子
陳洪範則曰天陰騭下民周公自禱則曰有不子責于
天成王大誥則曰予造天及天之基命定命告多士則
曰天命無違戒成王則曰寅畏天命告召公則曰天棗
忱天命不易告多方則曰圖天之命立政則曰籲俊尊
上帝顧命則曰無疆命作刑則曰作天者如也是也舜受終
上帝集命尚書每篇莫非所以奉天者如是也舜受終
則類禋望徧巡狩則柴望歸則用特於藝祖陳謨則曰
祖考來格治水土則九山刊旅盤庫遷都則曰大享于
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諫紂則曰天胤典祀謂祭無益
曰昏棄肆祀弗答洪範則曰三曰祀自禱則曰能事鬼
神詰康叔則曰祀茲酒營新邑則曰用牲于郊社稱殷禮
曰殷祀宗禋燔黍于文武告多士則曰寅念于祀曰典
神天顧命

則受之廟尚書篇篇無非所以慎祀者如是也故論語篇末叙堯舜禹之授受則言天之曆數湯伐桀則曰簡在帝心周之所重民食喪祭亦皆奉天慎祀也故禮記曰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古者所以使民敬鬼神奉祭祀者亦可見矣蓋神州之與漢土風氣素同而人情亦甚相類故設教之意甚相似亦如此也昔也國造伴造世承祖業而不墜其祀中也王族廷臣緝合宗族以保其爵位下及近古武夫猛將猶能重總領以管轄家衆夫既自重血屬孰敢不敬天胤故舉一世皆知天位之不可犯逆順既明則大逆者固世之所不與將無容於天地亦惡得鳩聚醜類以逞其姦也故雖國步之時或有艱難而天胤之尊自若也上之則乘輿或播遷而未

嘗有一人敢朶頤

神器下之則陪臣世擅天下之

權而亦不敢篡其主位

神聖以忠孝建國而遺風

餘烈之猶在人者如此則

天日之胤與天壤終始

而不易者蓋有以致之而然也夫

神聖之建國也

如此其固矣流澤也如此其遠矣然則善政之所施聲教之所暨其果無弊乎凡天下之事不能無弊固其常理今夫天下之弊指不遑屈然驟而論之其大端有二曰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欲矯枉舉廢二端者得不審詳之乎何謂時勢之變昔者

天祖肇基天業愛

養蒼生定天邑君以綏撫之選勇武以經畧下土而民

知奉戴 天朝矣然天造艸昧四方未底平土豪邑傑
所在割據歷數世而未相統一 大祖神武天皇既
定天下封建國造俾司牧人神舊族世家悉維之以名
位而土地人民悉歸於 朝廷天下大治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周官天官首掌六典治邦國者於政事無所不統也地官首掌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者土地人民無所不統也二官經紀四時之官而春秋二官所掌多典
禮政刑之事也夏官制軍者用人民也冬官司空土者治土地也孟子以土地人民與政事並稱者其旨甚深而古者重土地人民其意亦可見矣 及歷世
既久紀綱漸弛或有背叛 崇神天皇四征不庭大
敷政教校人民課調役益封國造以鎮撫遐陬拮据經
營歷數朝不衰皇化日洽土疆日廣而土皆 天子

之地人皆 天子之民民志一而天下又大治爾後
習安無事廟堂無遠大之慮大臣弄權經營私門時
歷朝所置既有官家及標代民而臣連伴造國造亦各
置私田畜私民土地人民漸分裂各異所趨向至
中宗天智天皇既誅戮亂賊在儲闈輔政革除舊弊而
布新制因其封建之勢而一變之以國司統治國郡而
遂成郡縣之制除私地私民盡歸之 朝廷天下無一
非王土與王臣者而天下又大治及數世之後藤氏專
權公卿大夫僭奢成風爭置莊園以私土地人民弓馬
家又依附權勢割郡連邑以為己有所在驅良民以為

奴隸天下之地、龜分瓜裂、而割據之勢成矣。及源賴朝為天下總追捕使、則舉土地人民盡歸之鎌倉、鎌倉室町之為將軍、雖時有盛衰治亂之不同、而縣皆據土地人民之權、動逆朝命、不能恭順、而舊姓豪族亦各擁土地人民、以相爭奪、弱肉強食、亂賊接武、天下鼎沸、萬姓靡爛、而民各異所適從、雖勇鬪力戰、能為其主死、而名義之不明、其忠非忠、其孝非孝、忠孝之教、日以消鑠、至如足利義滿、則屈膝稱臣於明、內為王臣、而稱臣於外、非人臣之節矣。而天下無之怪也。身操天下之權、而稱臣於異邦、使異邦視天朝如藩臣、虧國體也甚矣。

而天下無之怪也。名節墜地、而君臣之義廢矣。民俗日趨薄惡、而遺報本反始之義、知家督之可利、而不知血胤之可重、或養異姓子以為己子、他人可以為父子、則父子可以為他人、夫誰復知天倫之不可易、其甚者、則雖皇子皇孫、悉為雜滌之流、使天胤不絕如綫、而天下無之怪也。彝倫以斁、而父子之恩廢矣。皇子不宜澤伯繼新井君美論之極詳矣。然議者或患歲月之久、瓜跌蕃衍、供億難給、而君美辨之曰、天地間自有大筭、數消息盈虛、非智力之所及、當論其義之當否也。了介曰、宜令諸國設學校、以皇子及公卿子弟為之、師長則天子胤之、不億、可有以處之、二子所論極是矣。且古制皇子為親王、親王子孫為諸王、五世之後、賜姓列為庶臣、則亦何患其難供給乎。如其土地人民之不得統於一、詳則臣將別有所論述焉。

政教不可以施其極忠孝俱廢而天人之大道委地矣。然而一亂一治天下之常勢也。故天既厭喪亂英傑並作豐臣氏起匹夫平定禍亂以關白號令天下統土地人民於一以翼戴帝室東照宮踵興專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孫謀既貽遵守不墜以時帥天下國主城主朝于京師。天皇褒賞授官賜爵當此之時也天下之土地人民其治歸於一海內一塗皆仰天朝之仁而服幕府之義天下之勢可謂治矣。然昇平已久則倦怠隨生天下有土之君生則逸凶荒無備而莫之恤姦民橫行而莫之禁戎狄伺邊而莫之

虞弃土地人民也天下士民唯利是計不肯盡忠竭慮以謀國家怠傲放肆以忝乃祖遺君親也上下交遺弃土地人民何以統一焉而國體其何以維持也夫英雄之鼓舞天下唯恐民之不動庸人之糊塗一時唯恐民之或動故務粉飾昇平使虜陸梁眼前猶稱為漁商上下相蒙蔽適足以玩寇畜禍而高拱端睨糊塗自智將相率自趣不測之淵亦可憫也苟稍存心性智識者誰不吞聲而竊嘆之乎今幕府斷然明令天下見虜必摧之公然與天下同仇之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攘臂欲趨令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今天

下有封建之勢者固太祖之所以制治也東照
宮以忠孝立基者天祖之所以垂彝訓也苟能因
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立之規制原於神聖所以
經綸天下之意經土地制人民正君臣之義敦父子之
親範圍天下以為一身豈甚難為哉此乃千載之一時
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宜革者不得不眷
眷於時勢之變也何謂邪說之害昔者神聖既以
神道設教所以緝收民心者專出於一固有成規焉而
事天祀先之意傳之後世民知報本反始之義矣
大祖奉天神以討不順所至明禋遂立靈時祭

皇祖天神以申大孝崇神天皇崇重神祇敬事

天祖班祀典天下報本反始之義達於天下天下仰

朝廷如天神以孝事君同心一志共輸其忠風俗

以惇矣至應神天皇朝得周人經籍行之天下其

書言堯舜周孔之道其國隣神州風氣相類其教本

於天命人心明忠孝而以事帝祀先與天祖之彝

訓大同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

其如示諸掌乎蓋治國示掌者郊社禘嘗而其禮與義則曰事帝祀先是也亦與神聖立教之意合矣

若能因而益修明祖宗政教久而不倦則其功烈

將有不可勝言者焉而異端邪說相踵而作有巫覡之

流有浮屠之法有陋儒俗學有西荒耶蘇之說及他所
以淆化傷俗者不勝枚舉也夫

祖宗之秩祀典所以與天下共事天祀先其義達天下莫有彼此而故家
舊族或因襲家說陋習未盡除偏方下州或私奉淫祠
知祈福徼幸而不知事天祀先之義世之守陋好奇者
付會以怪妄迂僻之說民神雜糅遂為巫覡之流至後
世或剽竊儒佛緣飾其言以為糊口之資則其所事神
者既非

祖宗所以報本反始之意雖忠臣孝子亦
或無所適而致其孝敬民志於是乎岐焉佛法之入

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

奉之與皇子廐戶等黨比興造伽藍自是僧徒日衆爭
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制列神祇於大政
之上隸僧尼於玄蕃可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
為二者當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

聖武 孝謙之朝則佛事益盛朝政廷議無非所以

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國府並立以布其法國郡
使佛事與政一上之所好用以為政為之下者孰不爭
趨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是敬及本地之說作而赫
赫神明冒以佛名誣天欺人舉吾民所瞻仰者悉為胡
神之分支末屬變 神明之邦以為身毒之國駟中

原之赤子、以為西戎之徒屬、內既自夷、國體安存也、故以
後白河上皇之尊、而嘆山法師之難制、時勢亦
可見也、至一向專念之說、作則雖名祠大社在祀典者、
不許瞻禮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民是
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尼、而不知有君父、
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賊者、以為法敵、乃至於使一時
忠烈之士、挽弓揮戈、而反仇君父、忠孝之廢、民志之散、
可謂極矣、令云、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災祥、語及國家
妖惑、百姓、并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稱、得
聖道、並付官司、科罪、別立道場、聚眾教化、妄說罪福、官
司、知而不禁、止者、依律、科罪、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
術、療病者、飲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皆還俗、將三寶物
餉遺官人、若令、稱用、黨擾亂、徒眾、作音樂、博戲者、服用

綾羅錦綺者、僧房傳婦女、尼房傳男夫者、阿黨朋扇、浪
舉無德者、使俗人歷門教化者、皆苦使有日數、凡僧尼
不得私畜園宅財物、及興販出息、凡如是之類、其所以
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戾者、不一而足、如能使僧尼
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樹下石上、樂以沒齒、夫聖賢
亦可也、但其不奉邦憲、是以其害至此而已
教人、莫非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近世陋儒俗學、不達大
體、任意談說、其如牽強經義、而競新術博者、如舐毫鬪
詞、以釣名要利之流、紛紛擾擾、固無足言焉、而或昧於
名義、稱明清為華夏中國、以汙辱國體、或逐時狗彘、亂
名遺義、視天朝如寓公、上傷列聖之化、下害
幕府之義、或毛舉細故、唯貨利是談、自稱為經濟之學、
或脩飾邊幅、口談性命、言似高妙、行似惇謹、其實則鄉

原忘國家安危而不達時務凡此皆非忠非孝而非堯舜孔子之所謂道者也故

祖宗之訓亂於巫覡變於佛微於陋儒俗學左右言說滅裂民心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者則漠然置之於度外天人之大道果惡乎在也然往時所亂民聽者其極不過為境內奇袤之民耳至西荒戎虜則各國奉邪魑之法以吞併諸國所至焚燬祠宇誣罔人民以侵奪其國土其志非盡臣人之君役人之民則不憚也及其益猖獗既傾覆呂宋瓜哇遂彙頤神州嘗煽動西邊欲以所以加呂宋瓜哇者而加之神州其邪說之所以亂民聽者豈特為境內

奇袤民而止哉幸而明君賢佐洞察其姦誅鋤夷滅無復焦類邪頑之徒不得易種中土者二百年於此使民免於妖夷之煽惑其為德澤也大矣然神聖之大道未明民心未有主而內之奇袤猶尚依然也其所適從者非巫覡浮屠則陋儒俗學也譬如劇疾新除元氣未復善後之計未設者其內無主外易遷於異物而近時又有一蘭學者其學本出譯官不過讀阿蘭字以解其語耳本無害於世者而耳食之徒謬聽西夷誇張之說盛稱揚之或至於有著書上梓欲以夷變夏者及他珍玩奇藥所以奪目蕩心者其流弊亦至於使人反

新論卷之四

欣慕夷俗異日使狡夷乘之以蠱惑愚民則其復變於
狗彘羶裘之俗孰得禁之履霜堅冰漸不可長其所以
為廣害深蠹者可不熟察而豫為之防哉今夷虜包藏
禍心日窺伺邊陲而邪說之害稔於內百端無窮如此
養夷狄於中國天下嗷嗷民有淫朋人有比德舉而
大觀之果為中國耶明清耶將身毒耶抑西洋耶國
之為體其何如也夫四體不具不可以為久國而無體
何以為國也而論者方言富國強兵守邊之要務今虜
乘民心之無主陰誘邊民暗移之心民心一移則未戰
而天下既為夷虜之有所謂富強者既非我有而適足

以借賊兵齎盜糧耳勞心竭慮富強其國一旦舉以資
寇賊亦可惜也苟稍辨事體者誰不扼腕切齒共憤之
乎今幕府斷然明令天下嚴禁邊民接濟不使黠虜
得肆煽惑吾民而令布一日天下無智愚莫不知黠虜
狡謀詭計可惡可醜天下人心之不可磨滅如此夫方
今去古雖遠而所仰之至尊則儼然天祖之

正胤也所治之蒼生則依然天祖所愛養之裔孫
也苟能因人心之不可磨滅者而設之教條原於
神聖所以淬礪天下之意事天祀先報本反始因以正
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素齋萬民以為一心豈甚難為

哉此乃千載之一時必不可失之機也臣是以欲審弊之所由生不得不眷眷於邪說之害也夫英雄通變神化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為之事而帝王所恃以保四海者天人之大道其文可變其義不可易則神聖所以經緯天地使億兆皆親其上而不忍離之意雖今日亦無不可復行者焉今時勢之變也邪說之害也雖天下不勝其弊而欲更張作新之願所以處之之方何如耳

國體中

天朝以武建國詰我方行由來舊矣弧矢之利戈矛之

用既見於神代寶劍與居三器之一故號曰細戈千足之國天祖授中州於天孫使押日帥來目兵從行太祖征戰亦專以來目為折衝之用遂平定中土又置物部與來目相參以衛宮城鎮國土崇神天皇遣將軍於四道討平不庭使皇子豐城命治東國而令民農隙射獵以貢其物以從征役規制一立歷朝遵奉土疆日以廣東斥蝦夷西清筑紫遂平三韓建府任那以控制之治強之實於是乎見矣至仁德朝海內無事兵革不試履仲安康而後漸趨乎衰弱歷十餘世而任那失守三韓不朝中宗

中興憤皇化之不振躬臨行營經畧任那而終不能克

然當時事東畧大攘斥蝦夷建府於後方羊蹄今西蝦夷地有

止利別山蓋古後方羊蹄地嘗聞此山中本有路徑蝦夷恒往來之百餘年前蝦夷叛亂自是禁蝦夷不得由

是路路遂廢蓋是地險要叛虜易依阻以為變故禁其往來而古者建府於此亦據險要以制夷虜也遂

以征肅慎其事則雖在齊明天皇世而蓋中

宗在儲宮佐英畧而餘威所震渤海亦遣使貢獻治強

之實復見矣爾後百餘年雖世道漸汙而迨桓武

嵯峨朝遂平陸奧賊蝦夷屏跡海外則猶未以為衰弱

也夫攘除寇賊開拓土宇者天祖之所以貽孫謀

而天孫之所以繼述天祖也故祭皇太

神祝詞有稱神明之所昭臨窮天極地狹者俾廣

險者俾平遠者如以八十綱牽之是所以禱皇化之日

被四表而天朝建國尚武之意亦可見也然事逐時

變革者天下之常勢而如兵制其變不一古者用來目

物部之兵而參以民兵國造縣主亦各有兵以保民社

國家立制之初大約如之而一變為軍團再變為募兵

於是乎兵皆世業號為弓馬之家而兵農之分始起於

此矣及天下為戰國而英雄割據遂成封建之勢兵制

亦隨而變此其大畧也兵制屢變矣如論其大勢則亦

其變者三古者藏兵器於神社每征戰必祀祭神祇是

雖天子不敢以自專而必受命於天神也是以民志一而其力不分是天神之兵也及身毒法

入中國而民志遂分其敬戴天神也不專而其

所以受命於天之意不明兵專為人事一變也源賴朝而後鎌倉室町相繼而管轄天下兵馬再變也自古兵皆地着及四海鼎沸而豪傑離其土客游四方禍亂既平天下之兵各聚處都城而土無兵兵無土三變也此三者非特其制有變革而其勢之大變者也夫兵地着而天皇受命於天是天地人合為一也苟能因而立之規制訓練講習戢而時動以光天地之威令鼓鬼

神之功用則功烈之盛可勝言乎而大勢一變人不奉天天人懸隔莫由以一億兆之心焉鎌倉室町之統兵權也豪族大姓據有國郡及其末年東滅西起交相攻伐天下兵士各異所趨向海內瓦解而兵力益分但其所恃者兵猶未離地也夫兵之地着譬之地中有水雖遐陬僻壤而無所之而非兵者寸土尺地莫不有守也故朝廷雖衰乎天下雖亂乎而天下之勢猶未失其為強是以能却胡元之賊船拔朝鮮之國都兵威之震海外猶尚如此也豐臣氏患天下之太強舉有土之君盡處之大阪或役之土木或用之戰伐俾之不得一

日養強於其國。東照宮之興其務亦在強本而弱末。令武士各聚處都城俾之不得一日養強於其邑俾庶民耳不聞金鼓自不見干戈於是乎兵寡民愚天下始弱而一時人豪屏息聽命英算偉畧所以獨運天下者其效可謂速矣夫天下之事有斯利必有斯害弱之弊必至於不振然當時有弱勢而無弱形者何也東照宮之立基專以節義磨勵士衆士有進死而無退生兵之所加雖大衆勁敵莫敢當其鋒天下既平麾下將士皆重名節尚勇武而世未忘干戈知備不虞故天下雖弱而通邑大都武士所聚處則亦未見其為弱也夫既

盡天下膏血以養武士武士所聚貨財亦聚焉貨財所聚商賈亦聚焉商賈起時好逐花利珍恠奇異莫不備所以使猛將勇士忘戰伐樂升平者雖固宜如是而至其流弊則僭奢成風觸情從欲不知禮義故富而無教則驕淫蕩佚無所不至是以富溢生貧貧與弱相依貧而奢則慮營生慮營生則顧貨財顧貨財則見利忘義是以上下交征利無復廉耻國無廉耻則天下無生氣而弱形見矣進退疾徐步伐止齊因敵轉化相地制變臨陣之用也武夫不出城市所論則婦女酒食俳優雜劇種樹插花羅鳥釣魚之事習擊刺者不過以為私鬪

之用學弓銃者不過充演場之具調馬徒以供儀容甲冑槍槊以爲觀美衣糧器械不辨其所以適用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不知其爲何物武夫以筋力爲用馳驅跳騰輕險阻冒風雪菲衣惡食忍飢堪渴固武夫之事也故兵家選兵鄉野老實有土作之色者爲第一而城市游滑形動伶便者其所切忌也武夫與市人並長風習偷薄以靡麗相尚飲醇茹蕕身體豐滿手足軟弱可以周旋筵席間而未可以臨危險堪艱苦是兵家所切忌而緩急不可用凡此皆非所以養兵之道古人所謂所養非所用者而弱態備矣祿兵士者素所以養從卒而

驕奢淫佚自致困弊不得有所養約皆雇市井之間民以充騎從一旦有事則厚祿之士亦無異匹夫而天下之兵幾何也民既出過陪之稅以養兵士不可復點爲兵而其爲民者亦畏懦自棄不能或奮勵不可以役之干戈則通邑大都世臣及公卒之外天下無復有所謂兵者而遐陬僻壤將何兵以守之今夫兵皆聚處都城日學擊刺就都城中視之則似衆似強而自天下視之地之有守者無幾其爲寡弱也極矣夫兵者所以守地地者所以養兵兵之與地不得相離離則地空虛而兵寡弱是自然之勢也故休養生息爲日已久戶口倍於

古而兵之寡如此其甚其歸遂致本末共弱則亦非東照宮所以立太平之基之意也世徒有治強之名而居衰弱之實包桑之戒將焉得不思也今俗日起驕淫諸侯僭奢其心未必皆恭順而其無背叛者徂侈情而苦貧弱也細民怨咨非無騷擾而未至用兵者志氣阨怯而首唱者不知兵也姦民橫行閭閻異化之徒充斥天下禍端非不萌而天下未動搖者撫御務仁柔事多姑息未激之變也夫既弱天下而天下弱矣愚黔首而黔首愚矣弱且愚則欲自動搖得乎故天下所以無變者可一言而盡曰畏戰而已歷代史傳所紀有一語曰

畏戰則雖豎子知其為弱國舉堂堂用武之邦反為狼顧畏戰之俗不亦可羞乎任那之不守渤海之不貢亦既久矣而如蝦夷諸島亦日就蠶食雖內地而一水之外直為虜人巢窟所謂先王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者不獨周人所嘆也處日蹙之勢而待日辟之虜用畏戰之俗以抗百戰之寇惡得不寒心論者徒見治強之跡而忘衰弱之勢頑然視猶文祿慶長之舊何其惑也今虜犬羊之性雖不足與較長短而其俗殘忍日尋干戈勢不得愚弱其民以自立國故闔國皆可籍為兵又徵役海外諸蠻未可侮以為寡也各國戰爭民習

於兵未可侮以為弱也、用妖教以誘其民、民心皆一、足以戰矣、巨艦大礮、固其長技、足以嚇人矣、由是每雄視海上、逞其吞噬、未可侮以為愚也、而今欲應之、豈可恃自愚自弱之餘謀、安坐高枕、無所變通哉、愚民弱兵、雖為治之奇策、而利之所在、弊亦隨之、不得不矯之、今幕府之議、既決擯虜、則轉寡為衆、更弱為強、其勢之不可得已者也、夫以節義磨勵士衆、必倣倣東照宮當日之意、所以強本也、使邦君得養強於國、士大夫養強於邑、兵有土、土有兵、所以強末也、本末共強、兵甲既衆、天下之民有勇知方、義氣溢海內、用海內全力、以興廢

懲之師、使醜虜屏跡、竄形不敢近邊、庶幾不忝國體矣、或曰、使末養強、恐生尾大之患、臣謂英雄之用、天下相時弛張、雖解脫羈絆、縱其所欲為、而天下不敢動搖者、其襟胸恢廓、足處天下之變、紀綱振肅、足制天下之死命也、今天下既知幕府英斷、感憤激勵、孰敢不俯伏奉命、於是大推赤心、與天下同其休戚、使天下得各自養其強、天下豈有不奔走趨令者哉、萬一有兇頑桀驁、恃強拒命者、則率天下忠義士、以征討之、可一指揮而定也、且夫所謂養強於國邑者、豈必盡革舊制、空都城而皆遣歸之、之謂哉、前賢往往論兵宜土著、其見雖卓、

而以郡縣之制論封建之勢有未可施行者臣別有所見今未具論焉夫英雄之弛張用捨其捨所以用之其弛所以張之也今將與天下更張而其所以使竭膏血於都城者不得不小有所弛弛於此而張於彼捨於此而用於彼有權衡而存焉凡物不可以一日不用不用則腐敗隨之庶邦冢君及大夫士宜使生生而不宜使腐敗今乘擯虜之機使各養其強養強者任之以事用其強於今日一時權宜不必為永制而用強者責之以功輸其實於國天下公器不得蓄以為私有也如其弛張之機用捨之權則處之有方發之有時朝聘之踈數

去留之久近職貢之輕重征役之施舍不可執一而論通其變使民不倦要在於投機會耳不然則欲徒守舊轍以把持天下而濱海寡弱之卒或一致敗衄勢固不得不遣其君就國也均遣之不為先自斷至乎情見勢屈然後不得已而遣之適足以取侮天下故曰先則制久後則制於人今欲制御天下縱送磬控其機在斷與不斷古人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况所行乃鬼神所祐乎昔東照宮之尚武力所以建基業而其愚弱天下所以與天下休息張而弛之者也今外夷日尋干戈事吞併逼出並至以窺人邊境其勢猶尾甲相之隣濱松

固非得_下休息之時則將安得弛而不張哉故其所以建
基業之意可必法而愚弱之之跡不可必泥時變之易
見者也尺蠖之屈以求信故弛者將以有所張捨者將
以有所用捨今之所用而用所捨弛今之所張而張所
弛畧末節而急先務去虛文而責實效以張古之所張
而用古之所用行之存於其人夫東照宮之興也濱
松之強鳴於天下今將以天下為濱松而鳴於殊方絕
域則亦足以奉_中東照宮磨勵士衆之遺意焉於是乎
立政明教兵必受命於天神天人為一億兆同心
觀光揚烈宣國威海外攘除夷狄開拓土宇則天

祖之貽謀 天孫之繼述深意所存者實於是乎在
焉

國體下

天祖丕重民命肇開蒼生衣食之原御田之稻機殿之
繭遂遍滿天下民至於今受其賜是固 天祖仁澤
之所暨而土亦宜於穀也夫 神州位東方向朝陽
帝出於震於五行為木所以宜穀四時則為春所以生
養萬物而元元之民固非如飲血茹毛之俗則自古號
稱瑞穗之國不亦宜乎古者 天子受嘉穀於

天神以生養民物天神授齋庭穗於天神其說皇孫皇孫用

其富也者即因天地之富也至後世則天下之富稍稍分散一轉而移於武人又轉而歸於市人而天下所以受其弊者不勝枚舉請試竟其說古者大嘗之祭與天下共其誠敬新穀已熟必用以報於天神然後與天下嘗之而天下皆知所食之粟即是天神所頒之種也於是乎畏天命而盡地力人心與天地一而同受其富所以與天地無間也然創業之世治化猶未洽而朝政時有盛衰人或自私其富天智天皇革除積弊令天下廢私地私儲與天下同其富至大寶而制度大脩矣古者百事簡易四民勤動其所以營求者不

過通功易事生之甚廣而用途甚狹及朝廷漸尚奢靡而貶國家之用以供婦女玩好異化之徒橫肆而傾天下之財以造堂宇糜天下之穀以食浮冗藤氏專權而權勢之家營私儲蓄私人莊園遍天下其出正稅以供王事者無幾也而權勢私人所謂守護地頭者又私儲財穀富厚累世據有國郡而天下之富遂移於武人焉然兵也者所以鎮民社天下武士各養私卒亦未為冗食故古者天下雖亂而未甚苦於貧也今天下治平而上下皇皇唯貧是患者何也理天下之財不得其道也夫武人離土其勢不得多養卒故雇間民於市井以

充騶從供工役間民充斥都城緩急不可用坐飽梁肉其為冗也大矣天下佛寺殆五十萬通計僧尼及奴隸不知其幾百萬唐傳奕上書高祖言令僧尼匹配即十都留二寺節鎮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提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五百人收良田數千之多奴婢十五萬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大而其佛寺之多不及神州十分之二然時人尚以為夥則神州佛寺亦大廈崇慶窮極靡麗工商之徒仰間民及僧徒以自衣食者亦為不尠矣乞丐之類世其業以抱子長孫者天下不知其幾何博徒橫行閭閻又不知其幾何假巫鑿卜筮以誑民要財者不知幾何俳優雜劇又不知幾何其冗亦甚矣而天下所以銷耗米穀者若酒

餅餌麪之類已不可枚舉米穀雜運都會四方運輸火災所燬波濤所沒亦不勝枚舉其所以妨農功者若茶蒿若紅茜蔗梨之屬亦不可勝數夫浮食之民如彼其衆糜米穀妨農功如此其夥而年穀亦不甚豐穰然天下常困於多穀粒米狼戾而天下困於貧者亦可異也夫天下之米穀未嘗多也而如甚多者其勢使之然耳凡物散而藏之各所其數雖多未有見其甚多聚而陳之一所雖寡亦猶多是自然之勢也故藏一石米於家未足以為多万家而鬻之陳万石於市未嘗不視以為夥而武士聚處都城盡終歲之俸以奉口腹悅婦女不

得繕甲兵養徒卒故米穀不藏於家舉而鬻之市農民困乏而奢情亦舉歲收而鬻之所鬻愈多則米價愈賤賤則其鬻不得不多鬻之愈多而得直不益於舊是以民流亡而地有餘地有餘而租賦不減其稅其鬻雖傾一家之產猶且不足故鬻之日多而天下之穀日耗天下之穀日耗而都會之穀日盈見都會之盈則天下之虛可知也且夫都會亦不能多儲無用之穀故雖都會之穀亦不過以食都會人而稍有餘已其實不甚多也凡盈縮之數其實不甚相遠而其勢有如相霄壤者譬之啖而飽者既充腹矣而稍多一分則如其有餘未及

飽矣而少一分則如大不足是其過不及之為差眇少耳然取其不足者比之有餘者盈虛之相去如大相懸者勢也故曰天下之穀未嘗多而都會之穀亦未甚多也今夫天下患米穀之賤而貨幣之乏非米穀乃賤也非貨幣乃乏也而百物之甚貴也設使斗米價銀五錢而一衣裘亦五錢則斗米可以易一衣裘今雖木綿之裘而非鬻六七斗則不能償其直是衣裘之貴而非穀之賤也穀也者取以充腹而已銷之有限百物者競新鬪奇愈出而愈無窮乃至一婦首飾而當中農一家之產以銷之有限者而逐愈出無窮者百物之所以皆貴

而米穀之所以獨賤也、貨幣者所以權輕重物多則物輕而金重金重則其數雖寡亦不乏於用、故古者貨幣甚寡而天下不甚患貧、慶長以來產金極多造幣亦夥、貨幣多則輕、輕則百物隨重、工商生活所用之物既重、則必貴其所造作貿易者以償衣食之費、故百物愈重而貨幣愈輕、愈輕則雖多亦猶乏也、西夷亦謂自西洋通東方諸國所謂亞墨利加者以來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故西土金銀漸賤而米穀用物漸貴識者以為後來當受多金之累然獲利既厚雖知不能絕是我狄之智亦猶知多金之為累今在中國反未之知可乎凡天下之物有偏重則其不輕者亦猶輕、故百物之偏重而貨幣之偏輕、百物之偏貴而米穀之偏賤是其勢之尤易

見者也、而武士聚處都會終歲所用雖一毫不得不資於市、以愈賤之穀易愈輕之金、以愈輕之金償愈貴之物、其費固不給、而其所養之倍卒亦皆習奢侈、不可養以薄俸、罷陪卒而歲買奴隸、俚語所謂年季者是也奴隸亦奢亦不得多畜之、故臨時傭之市井市井亦奢、雇錢日貴亦患其難給、而其居家冗費妻妾之奉玩好之用日厚一日終歲之入不償所出就富人而乞貸習以成俗雖有邦有土亦莫不仰給富民豪姦大猾操貨財之權愚弄王公股掌之上於是乎天下之富遂歸於市人矣、夫米穀也者帝王之所甚重雖天子之尊必報祭

天神然後敢用之、所以受之天、以養民者、固宜如是矣。今舉天下糴糶之權、一委之賈豎、王公大人俯伏聽命、不得有所問、天下民命、專係市人之手、凶荒無備、兵行無糧、海內空虛、而不為怪、拱手環視、徒患米穀之多、何其惑也。天祖之重民命也、遺澤所及、傳至今日、今其所食之粟、即天祖所頒之種也、而世不知重、畱之、方且患海內虛耗之未極、甚者或至欲舉而與蠻夷市、必弃之海外、而後已、生而在於瑞穗之國、而不知瑞穗之為重、投卑犬羊、而以為得計、豈臣民所以報天祖之心哉、夫海內之穀、宜藏海內、而不當弃之海外、

理之易知者也、今五畿七道、其田無慮二千五百万石、通上農下農、大約受田家十石、則為農二百五十万家、一家儲糧於見、今所藏之外、更藏一石米、為米二百五十万石、今大坂終歲所糴糶、大率不過二百万石、坂商賈記其所糴糶之數、從寶曆癸未至安永庫子所載糴糶之數、大約二百萬石以內也、而其見在大坂、寡者三四十萬石、多者亦不過百萬石、其他都會之地、亦然、商賈事、未知其詳、問之商賈、可也、可推知也、而天下所糴、歲減二百五十万石、且邦君及大夫士、亦各有所儲蓄、則欲穀之不貴、可得乎、穀貴則民不多鬻、而其用可給、鬻之益寡、則都會之地、不至甚狼戾、天下適患穀之不多耳、輸穀愈寡、而天下之穀愈

多者盈虛之勢乃然也天下之穀愈多而人不困者散而藏之民間也故欲藏穀者海內自有其所以何必弃之海外而後見天下之不困乎今欲使民藏之其措置之方制度之宜固不一而足苟能知穀之宜藏海內然後舉而行之措置制度之所以適事機者可得而施也穀有所藏而民不困則民有恒心民有恒心然後可以使之畏天命盡地力因天地之富而同受天祖之賜也

形勢

變動不居天地之常道也而萬國之在兩間形勢之變

豈有窮乎哉夫地之在大洋其大者二一則中國及

海西諸國南海諸島是也其地東起京師以東二十五度地西至京師以西七

十五度地或稱曰亞細亞弗利加歐羅巴者西夷所私呼而非宇內之公名且非天朝所命之名故今不

言一則海東諸國是也東西起京師以東五十度之地或稱曰南亞墨利加北亞墨利加

者亦西夷之所名也而其中各分區域自相保聚者

即所謂萬國也古者人文未開夷蠻戎狄若禽獸之相

群未足以論其沿革也中國舊建國造縣主各守土

疆中變為郡縣又變而英雄割據沿而又成封建之勢

矣而如虞夏商周之為國亦嘗封建諸侯秦漢以後為

郡縣之制世代相襲小有沿革虞夏商周治統於一如

春秋則交相為盟主、戰國則七雄交相攻伐、爾後變革不一、具見史書、而古者其所稱戎狄者、禽舉獸走、不過時為寇害、而獫狁之禍、虞夏之所無、若匈奴、商周之所未有、吐蕃回紇、則秦漢未有之、契丹女真蒙古、則隋唐未有、而至如西洋諸蕃、絕海万里而相併吞、則亦宋元之所未嘗有也、人文漸開、則夷狄者亦漸知設條教、立規制、其高城深池、非古之完廬、鉅礮大艦、非古之騎射、回回羅馬之教法、非古之威驅利誘、至鳥散者、各雄據一方、合從連衡、欲舉宇內歸一教、非復逐水草轉移之類也、故古者就一區中、而分為戰國、今則各區並立、

交為戰國、是以除中國及滿清之外、自號稱至尊者、

曰莫卧兒、曰百兒西、曰度尔格、曰熱馬、曰鄂羅、是舉宇

內列為七雄、非分雄於一區之比也、蘭學家說、以上七

國、而其餘如亞、毘、心、域、馬、邏、古、暹、羅、及、瓜、哇、之、瑪、答、郎、等、亦稱帝國、然亞、毘、心、域、特以其地域之廣大、馬、羅、古、

持以回子之正系、而自雄然、一則黑人愚陋之俗、一則

衰亂、削弱、而暹羅則其國雖富、而兵力劣弱、瑪、答、郎、則

雖諸蕃要會、而國最弱小、皆不足以爭雄、故不論也、蘭

學家謂前數國之王、為帝、即西夷所稱奚瑟爾者、原出

於邏馬先祖之名、蘭學家譯為帝者、特假漢字、以分尊

卑之等耳、其實則非我所謂帝之義、故今不用帝國等

也、夫古者夷狄為邊患者、熊襲也、隼人也、蝦夷、蝦狄

也、及其馴服、而海外脩貢者三韓也、肅慎、勃海諸國也、

其為寇賊者、女真、蒙古、女真既破契丹、將侵宋、寬仁中

寇、筑紫、世稱為刀伊賊、後二百

新

論

卷之上

王

山

堂

餘年蒙古強盛稱雄西北將併宋亦寇筑紫是其為寇害者皆在彼圖南之時也而阻狂瀾怒

濤卒不能為深患當是之時神州四面皆海號為天險今西夷駕巨艦大舶電奔數万里駛如風颺視大洋為坦路數万里之外直為鄰境四面皆海則無所不備向者所謂天險者乃今之所謂賊衝也而保疆安邊者豈得執疇昔之跡以論今日之勢哉方今戰國其挾回教以強其兵廣其地者莫卧兒度尔格也而度尔最張然未嘗一窺中土者其俗專務騎戰而航海之術非其所長也西洋皆奉邏馬法佛郎察伊斯把雪際亞諳厄利其尤者而熱馬為之祖然熱馬既衰弱諸蕃特以

名位而尊奉之已若鄂羅斯亦嘗與佛郎察等比肩役屬熱馬至近時則猖獗特甚新稱至尊之號其地包諸國之東西綿亘神州之東北每與度尔爭雄然猶僻在窮髮之北未得志於南方百兒西嘗衰亂鄂羅為興復之合兵擊破度尔百兒亞與鄂羅合則度尔斷其左臂鄂羅素彌亘大地之北而為之領襟今又聲勢震南海中斷大地而扼其咽喉使度尔不得與莫卧兒合滿清之威亦限乎此而不得西被撓隣國之權而以味四方假繼絕興滅之義以鳴其盛熾焰所煽百蠻震恐是其勢非席卷宇內而盡臣之則不止也且自古病漢土

者西羗北胡前有五胡之亂後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
遂至踐其地而稱皇帝焉今鄂羅既兼挾羗胡之勢其
勢不得不圖清然清猶強盛未易間故顧而涎於神
州彼其勢欲得志於神州然後驅我民以擾閩浙如
往時海賊明人所稱倭寇者而罷弊清之東南乘釁而
取哈密滿洲等地直衝北京耳如是則滿清亦將不能
支虜能得滿清之地則覆莫卧兒提百兒而殪度尔如
拉枯也或東方未易間而滿清亦未可以遽克則彼將
先事西方西方有釁則與百兒圖度尔若能克之則南
襲莫卧兒與滿清爭準噶尔故地而長驅臨清既得克

清則將連艦以偏神州此二策者或自東而西或自
西而東虜將相時察變而用其一一能有濟則臣宇內
之形成矣是以於二策者欲先其易者故數窺伺神
州以嘗難易而航海之術固其所長無忌於狂瀾怒濤
既挫度尔於陸戰收諸島於海外方與神州為隣由
此觀之其所以為深患者非復女真蒙古之比也可知
而已保疆安邊者豈得不審古今形勢之變而求所以
應之之術哉夫方今舉宇內列為七雄而與周末所謂
七雄者小大雖異其勢亦有絕相似者焉鄂羅度尔土
廣兵強接壤爭雄者秦楚之勢也滿清富強在東方者

齊也、莫卧兒及百兒亞在其中間者、韓魏也、熱馬則雖以名位為諸蕃所尊奉、其實則與佛郎察、伊斯把諳厄利諸國相伯仲、大者韓魏、小者宋衛中山耳、熱馬自西之、則有似東周之勢者、然自宇內而神州在滿清東、大觀之、則非有宗周之尊、故云尔而猶燕之蔽於齊趙、然今四邊皆賊衝、則亦不能如燕之獨不受兵、而有如周之在韓魏之郊者也、且如佛郎察、伊斯把諳厄利諸國、其所奉法皆與鄂羅同、或云、諳厄利所奉、與伊斯把等異、然皆同宗別派、非有大異、而至其假法教以逞吞併則一矣則其動與相合、必然之勢也、而各國皆既併南海諸島、吞海東之地、大地之勢、日就侵削、則神州之介居其間、譬如獨保孤城

隣敵築境、日將逼之勢也、故其殊不得不擴者、莫若鄂羅、而若度尔能以勢聲與東方相為犄角、則其力足以禁鄂羅之東侵、莫卧兒亦得與度尔勦力、同爭百兒西之地、則亦有足以制鄂羅者、若夫未嘗沾濡於回回邏馬之法者、則神州之外、獨有滿清、如朝鮮安南等諸國亦頗能特立、未是以與神州相為唇齒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勢大畧如此焉、至如於善處其勢、應其變、內以設守禦之備、外以施伐謀伐交之計者、則曰擇任將相而已、

虜情

西夷之跋扈海上幾三百年矣而土疆日廣意欲日滿者是其智勇有大過絕人者歟仁恩甚洽於民歟禮樂刑政莫不脩備歟抑有神造鬼設非人力之所能為者歟而皆非然也彼其所恃以逞伎倆者獨有一耶蘓教而已夫彼所謂教法者邪僻淺陋固無足論然其歸易簡而其言猥瑣易以誑誘愚民巧言繁辭誣天以為敬天滅裂人道以為曉倫理時行小惠以市仁聞曰誇張其說鼓舌眩世誕妄迂怪足以濫耳故世之好異者道聽途說而雖士大夫亦往往有不免於沾染者心蠱志溺至於頑乎其不可解是狡夷之所用以售其術也故

欲傾人國家則必先因通市而窺其虛實見可乘則舉兵襲之不可則唱夷教以煽惑民心民心一移簞壺相迎莫之得禁也而民為胡神致死相欣羨以為榮其勇足以鬪傾資產以奉胡神其財足以行兵以誘人之民傾人之國為副胡神之心假兼愛之言以逞其吞噬其兵雖云貪而足以銜義兵之名其併國略地莫不皆由此術也及各國益強梁乃始覬覦中國其首入內地者波爾杜瓦波爾杜瓦者伊斯把屬國天文弘治間張甚略南海諸島新闢海東之地最多以次來豐薩諸國唱夷教煽動蠢氓而有土者亦往往為所欺罔大友小

西之徒首歸向之織田氏亦嘗創寺京師以延胡僧其
 法漸浸淫中州夷輩因而賑恤困窮務收民心織田氏
 曉其有異圖欲毀胡寺逐胡僧未果而即世織田氏之
臣刑部正則諫不聽蓋欲用以傾隣國如遣邪徒離間
荒木君臣是也既自悔曰凡信佛者檀家奉財物以布
施僧侶未聞僧奉於檀家也且其初來以貿易為名今
不為利而賑恤是務必將傾人國家正則之言果驗
 矣至豐臣氏駮胡僧及愚民汙夷教者盡出諸海外
 東照宮興設禁殊嚴故雖有伊斯把譜厄利諸蕃相踵
 至而卒不能以夷教入東照宮嘗遣西宗真者於西
斐其至西洋七年而還皆所以探偵虜情蓋由此而得
審識異言云所以痛禁絕之也大猷公亦嘗遣譯官
往天竺視精舍寬永初下令鑄胡神像使愚民悔過歸
疑亦有深意也

正者足踏之外夷亦自度不得脫望長崎股票清人或
 欲毀胡神堂亦引之以為言西湖志臺灣志等國家之
 興隆天亦保佑之故時有島原賊起而聚天下邪徒於
 一城一掃殲之餘燼不得再燃實由此也當是時也西
 夷之唱妖教甚力那勿蠟則以其王而自入波羅泥則
 以王之姪而入入輒皆就戮於是乎夷輩膽落相告曰
 日本人有三眼國威之震海外亦足稱快矣明人以戊
事於書實寬永十五年也本注云再到日本開教被
其兩殺故云今按此似指那勿蠟波羅泥而那勿蠟王
以寬永丙子就戮者其年曆正當戊寅寅前二年如波羅
泥王姪就戮則已卯年事後於戊寅寅一年疑有一誤又
按島原賊伏誅亦在戊寅年是亦足寒虜膽而明人所
言不及島原事者蓋西夷既知而畏之適明人未聞也

及升平已久、海內無事、而夷復窺中國、諳厄利重乞

通商、長崎夜話載是事、大畧云、諳厄利往年通市、船至

移時政、而又不詳其語、意亦似非、延寶癸丑復乞、而邏馬亦

遣僧潛入、竊唱夷教、亦皆未能得其志也、至近時、則鄂

羅殊張、誘蝦夷、以邪教蠶食諸島、遂伺內地、而諳厄利

亦頻來、潛誘邊氓、然則其奉胡神以覬覦中國者、豈

獨波爾杜瓦而止哉、夫西夷並立為戰國、同奉一神、見

利則相連和、以濟其欲、分其利害、則各保疆場、固是其

常、故西方有難、則東方無事、難平則各畧地、四方東方

於是乎不得寧、如鄂羅、亦既平、西荒乃東收、止百里、潛

入黑龍江、而滿清尚強、未能得志、轉而略蝦夷地、欲先

取其易取者、然後爭其難者、是秦司馬錯取蜀之策也、

及其喪師於控噶爾、控噶爾、爾未詳其為何國、疑熱馬之

不甚強大、蓋以其為西夷祖國、故近旁諸國與講和、既

成、而益事東略、豈非欲有所取償焉乎、而其窺中國、

於是乎益甚、元文中鄂羅船抵陸奧安房、然是後亦未

畔、言其將收蝦夷諸島之意、又明年與蝦夷爭、荷蘭商

教於月多、賴誘蝦夷、日甚一日、於是幕府關蝦夷之

議、其初也、出沒洋中、以測吾地形、闕吾動靜、而又誘

吾人民、尋而厚禮以乞通商、及黠計不行、乃劫蝦夷焚

吾官府掠吾戎器而又更要通市是其關伺有漸而其請求或自飾以礼或味人以兵百方兼施其術莫不至而其意亦可知也而偷安之徒動謂彼特欲米穀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之肉而不粒猶我民之粒而不肉其無稻米於彼何歉也虜非無所用稻米然其用之不過以為餉餽而已且使彼欲稻乎則其國中及他屬國與其與國產稻之地亦為不尠矣而何必至懇請如此之甚也如印度及南海諸島其地皆產稻他諸國在南方者亦可推知且而近時大抵為西夷所併有其不之稻米也明矣且彼欲因互市以窺間以售妖教固亡論已而交易一開則其東邊如東薩噶烏抱等地由此而得致富庶是其

於增兵衆以圖東方勢為甚便則一舉而兩利存焉以故浸淫漸漬日甚一日是其勢宜必得所求而後已也而一旦絕聲息間無形迹於是諸厄利突然而來擾長崎闌入浦賀常往來停泊洋中夫鄂羅之懷禍心百方窺伺殆將百年而颺去電滅不見影響諸厄利者先是其來甚疎而忽與鄂羅相代偈人之側搜人之懷不亦甚可怪乎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則將安知非鄂羅內自潛伏誘諸厄利為先驅深其機不見形迹也尾張漂諸厄利所拯薩摩漂民為鄂羅所拯洋中相遇諸厄利託鄂羅同護送之唐太月多賴戌卒嘗為鄂羅所捕押送至東薩加訊鞠時諸厄利亦在座其通好合謀可見矣丁卯之虜變適有撲斯動商舶至長崎乞薪水撲斯動

新

論

卷之上

三

五

堂

者海東新諸厄利地而其府所在也鄂羅
擾東北邊而新諸厄利窺西邊其機深矣昔諸葛亮將
伐魏先征南蠻以足兵甲而魏君臣寂然無聞兵出而
朝野震動今虜亦將襲亮之故智歟何虜之甚智而我
未之察也嚮者幕府嘗喻鄂羅以國法曰番舶近
邊當摧之海上今諸厄利常常停泊而未之駢雖其登
陸者亦慰撫遣之使外夷聞之將謂國法何也而諸厄
利者亦徜徉自肆圖畫吾山川妨害吾運輸而誘吾人
民啗以貨利眩以妖教異日脫使姦闖愈多而接濟不
禁則變之寓於不測者可勝言乎而偷安之徒動謂彼
為漁為商固其常事不足深慮焉何其不思之甚也虜

航海萬里而伺人國家不得不因糧於敵故所至或商
或漁莫非以為屯田之用也不然使彼徒欲獲鯨乎則
其近旁海中捕鯨之處亦多而何必遙遙度絕險而捕
之東洋也卧兒狼德等地與諸厄利隔一水耳而其
海上鯨甚多諸國人皆往而捕之云而其
為船制可以漁可以商亦可以戰則惡知今日之漁船
商船果不為異日之戰艦也且彼停住往來我海上其
針路之難易港壘之曲折風土人情莫不諳熟焉使彼
獲由而據東南諸島東南諸島接近小
笠原島者極多以次及八丈掖
玖種子等島盤踞以為巢窟則其於圖中國勢甚為
便是亦一舉而兩利存焉故其與鄂羅合謀伺我邊徼

欲與濟其欲分其利亦勢之可見者也然則其漁商海上而不肯去亦欲襲趙充國制氏羗之故智歟何虜之甚智而我未之察也夫天未弃神州廟堂之議幸洞察黠虜之狡謀嚴禁接濟塞禍源於未流而蹈像之意可繼矣令諸侯拉虜於海上而嚮以國法喻鄂羅者終不為飾辭威信立而三眼之威可宣矣英略雄斷所以奮士氣破虜膽者豈不偉哉然而庸俗之論猶未曉廟堂有深遠之慮乃謂黠虜者撫之以恩則恭順馴服畏之以威則忿恚生變甚矣執頑守迷者雖曉以幕府之令其卒不可得喻乎夫虜之假妖教以顛滅諸國

其欲吞宇內而盡之為日久矣則其喜怒既已定於數百年之前而豈以一恩一威之故倣易其素謀哉而其或出於忿恚者足使人恇怯不敢拒恭順者足使人怠惰失守二者遞出交發則所謂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者亦可以為彼之術也窺人者之情窺於人者固有所不知故虜善形人而我喜懼隨變心悸眼眩屢為所誤而不自知亦何以得知廟堂有深遠之虞也而庸俗又謂自昔神州之兵精銳冠萬國夷狄小醜不足憂焉夫神州士勇兵銳雖風土使之然然世有汗隆時有變革戰國之世士卒習戰進退疾徐自合機宜故寧

旗斬將其勇可得施也、今士卒不見兵革二百年、一旦臨事、虛實之變、奇正之用、誰能素練而熟習之、而怯者先走、亂陣、勇者徒死、傷勇、所謂精銳者、未可恃也、昔蒙古之寇邊、世未忘戰、然軍容戰法、皆我所未見、猛將勇士、素練之技、無所施、豕突豕元、以致敗衄、故兵之勝敗、在主將方畧耳、今講兵法席上、所講者亦槩甲越陳迹、而海外之兵、目未之睹、耳未之聞、一旦接戰、得無有所扞格乎、而徒恃往昔之精銳、不為今日之計、未見其可也、庸俗又謂虜絕海遠來、其兵不得甚衆、自試螳臂、不足憂焉、夫衆寡在勢、善用勢者、能因敵衆以為吾勢、法

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不善用勢者、以吾衆助敵之勢、其衆不足恃也、昔西邊姦民、闌出為盜、適明國衰亂、群盜相嘯聚者、引以為援、號稱倭寇、陷沒州郡、略無寧歲、及其就戮、我邊民在黨中者、僅二十五人、用以助聲勢、亦足以震朱明之命脉、故兵固有先聲、而衆寡無定形、夫善用兵者、豈獨因糧於敵、而亦可以因衆於敵也、虜用妖教詭術、以誘人之民、萬一使彼引我民以援其勢、則彼之寡與、我之衆、亦惡可恃也、明人言西蕃機必壞一國、皆即其國以攻其國、歷吞已有三十餘、庸俗又謂夷教淺陋、可欺蠢愚、而不可罔君子、不足憂焉、夫天下之民、蠢愚甚衆、而

君子甚鮮蠢愚之心一傾則天下固不可治故聖人設
造言亂民之刑甚嚴惡其惑愚民也昔夷教之入西邊
誑惑愚民所在蔓延未百年而誑誤陷戮者二十八萬
人其入民之速如此万一使愚夫愚婦為所誑誤如往
日而或有巨姦大慝如大友小西之徒引邪徒以自為
謀利亦如往日則逆焰之熾誰得而遽撲滅之而一二
君子端拱於橫流中未見其有益於世則其不能罔君
子亦惡可恃也庸俗又謂今日耶穌之禁嚴甚民不可
得誑誤其自衛小智不足憂焉夫夷虜之不得騁伎倆
以至今日者實幕府厲禁之所致而億兆生靈之大

幸也然神姦之潛行其名可變其狀可更而其所以蠱
民心者自若也則彼其為術豈必膠柱刻鵠以踐往日
之轍哉民之好利畏鬼其情之所不能免苟有所以潛
移其心者則雖嚴刑峻法亦有不可得而詰者焉今如
博奕及徒黨國有明禁然無賴姦民橫行村里夜聚曉
散飲博相煽誘莫之能息者因其好利也禱祠呪咀假
神姦以喚友聚黨隨除隨生者因其畏鬼也如不受不
生等徒前既就戮而近時或因淫祠或假佛說以相朋
比者不可勝計如所謂富士講者亦其聚黨蓋既至七
萬人云亦皆因其畏萬一使虜因利與鬼而變名更狀
以蠱民心其術每出於刑禁之所未及而民心暗移默

傾則亦惡可獨特成法而不_中之慮也夫小智曲慮齷齪
不知大計者心放眼眩相率入黠虜術中而不自知自
古庸俗之徒長舌巧辭終無窮極也如此孔子曰惡利
口之覆邦家者正謂此也夫西夷之窺中國者前後
接武各國遽至其國雖殊而其所以敬事尊奉者則同
一胡神也故耶蘇之闢中原三百年而不變而中
國所以待之者則係時論之趨舍或出雄斷或出姑息
是其闕間者始終一意而應之者前後異論以一意者
闕異論者安保其能久而無間之可乘乎然則欲使時
論一定無可乘之間在審虜情哉在審虜情哉卷上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1184